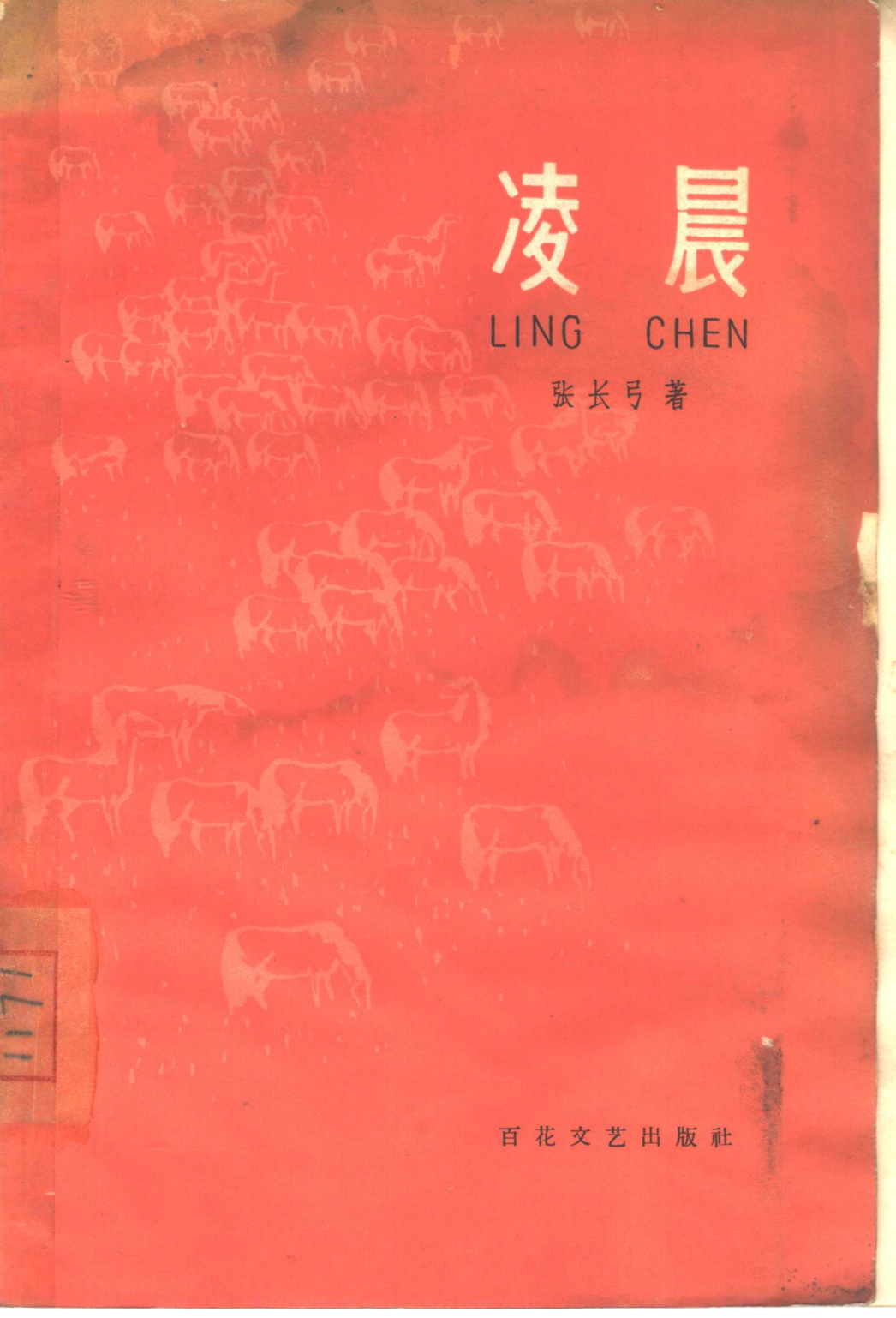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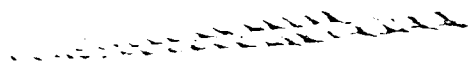


# 凌晨

LING CHEN

张长弓 著

1171  
百花文艺出版社



# 凌 晨

LING CHEN

张长弓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## 內 容 提 要

这本短篇小说集里的作品，描繪了社会主义建設时期内蒙草原上出現的新人，反映了內蒙古自治区的新面貌。从《馬鬣山下》《“猎人”軼事》等八篇反映牧区生活的作品中，可以看到茫茫的草原和无垠的沙漠上面貌已經嶄然一新，也可以看到那些勇敢、智慧的蒙族人民在牧羊、馴馬、狩猎、射箭、改造沙漠、征服風暴等各項劳动中創造的光輝業績；从《赶鉄車的老把式》《一师之徒》等四篇反映內蒙农区生活的作品中，还可以看到边塞山区的新貌。

作品散发着草原的气息，閃爍着生活的光彩。

凌 晨

张长弓 著

---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(天津市哈街12号)天津市書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証津出字第008号

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張 5 1/4 插頁 2 字数 107,000

1964年4月第1版 1964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—46,000

---

封面設計：郭占魁

統一書號：10151·342

定 价：0.59 元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“猎人”轶事·····   | 1   |
| 馬鬃山下·····     | 20  |
| 萌 芽·····      | 32  |
| 射箭选手·····     | 50  |
| 舍丽吉德的婚礼·····  | 59  |
| 三个牧羊人·····    | 78  |
| 凌 晨·····      | 89  |
| 七級風起 ·····    | 101 |
| 老哥儿俩 ·····    | 117 |
| 一师之徒 ·····    | 127 |
| 钻“馬架子” ·····  | 136 |
| 赶鉄車的老把式 ····· | 144 |

## “猎人”軼事\*

我把从前打猎时的种种遭遇叫做軼事，实在是因为那微不足道，史书上绝对不会写上一笔的。但直到今天想起来还使我感动，不得不将它形诸笔墨。至于猎人二字，是非挂上引号不可的，虽则我们那一次确实打了两千多只黄羊，但，那引号还是非挂上不可的。

引起我写这段故事的是小侄女丹红，不知她从哪儿钻到我的眼前，尖着嗓子嚷道：“叔呵，一封大信！”

我心里蓦然想起某一本小说中的一句话：“唉，傻孩子！信，还是小一点的好，越大越不妙，准定是退回来的稿子了。”

“这字儿写得真难看！哼，要是让我们老师给判分呀，三分也不值！”小丹红评长论短，满口贬词，把信件举到我的眼前。

我抬头一看，不错，小侄女好有力气，字儿写得实在有点那个。再看信封上的下款，不由得心里一跳，劈手夺过信件，拭目瞧个仔细，那上面分明写着：东苏尼特旗呼和浩特盖 甘珠尔。

---

\* 此稿与郑士谦同志合作写成

呵，他老人家到底寄信来了，这些年来他没有忘了我们，没有忘！都只为我一时没考虑周到，得罪了他，从那以后，就再也沒从他那里收到一个字，唉唉！这些年来我无时不在想念着他呀！

小丹紅见我那样激动，料到有什么好消息。没有得到我的允許就搶走了信箋：“什么事？让我瞧瞧好吗？哟，怎么曲里拐弯的！”小女孩看不懂汉字里边掺蒙文的特殊“格式”，只是像麻糖似的粘着我，让她讲讲信里的内容。

下面就是我讲的故事，与这个信件有关联，但又不是信中的内容。

### 老牧人两次拦汽车

一九五二年冬末春初，为了打黄羊做肉松，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，我们文联机关组织了一支打猎队，出动了两辆大卡车。还有，我们是文化部门，近水楼台，在车上拉了个演电影用的发电机和五百度的聚光灯。

汽车开进了呼和浩特盖那白皑皑的雪原，站在车上向前了望，只见一层湛蓝湛蓝的轻气笼罩着粉装玉琢的丘陵、草滩……太阳出来了，蓝色的气流像一条条凝结成的明亮的溪水，左曲右弯，缠绕在山腰间，放眼远眺，千里雪原，紫橙青黄，五颜六色，任凭怎样的巧女匠心也织不出这样一幅美丽的图画。

天气可真叫冷，再加上汽车开得像飞一样——时速四十公里，车上的寒暑表从零下四十度一直降到四十四度。四十四度的天气，滴水成冰，险些没把车上的人冻成冰棍儿。

虽说我們这些行围打猎的都是些搖笔杆儿的，可，总还算是有經驗：临出发时节，每人都穿上两件大白茬皮袄，第一件倒穿着，脊背朝前，紐扣朝后，护住胸口；第二件正穿着，扎紧了腰带。头戴雁尾式的狐皮帽，只露着眼睛和鼻尖（露着鼻尖也有危險，关于这，有一段趣聞，留待下面再說），手上套着皮手悶子，一直护住胳膊肘。……按理說，这全副武装可以抵御严寒了吧，不，冷風一吹，就像丢进冰窟窿里似的，周身上下，五脏六腑，透骨冰凉。

“这点困难不算啥，为了抗美援朝……克服着点儿吧！”我們的領队，詩人那僧說。

我說：“没关系，舌头底下还出汗呢！”然而，說尽管說，鼻子却冻得生疼；那玩意儿又不能藏掖，只好用羊肚子手巾連鼻帶口全部堵住。

两辆大卡車一刹儿也不停，开足馬力直往前冲。刚进入谷口，就見一个老牧人跃馬揚鞭迎着汽車馳来。順着風听得真切，那老头子分明在喊：

“呸——不許可！”

我向領队的那僧說：“詩人，快下去办交涉。”

誰知素以写抒情詩著称的詩人竟然显出金剛怒目的样子，向我說：“听他的指揮？好嘛！这陣儿人人都想为志願軍出力，那个部門都打黃羊……倘是有个部門，人馬未到，前哨先行，派个人在大道上一堵，見着打黃羊的就說：‘不許可，我們包啦！’行嗎？你包得了嗎？”

話还没有說完，他就把手一揮：“开！”

汽車鳴地一声冲过去了，八支胶輪卷起团团雪粉，白毛



風一打旋兒，將老牧人裹了進去。在風雪里，只看見了那個老人的側面，凸出的顴骨，雪白的掩口鬚鬚。

司機一按喇叭，嘟嘟——既像得勝鼓，又像進軍號，而後，就聽着後邊馬蹄得得，老牧人竟然催馬前來攆汽車，大約是真火兒了。

詩人那僧，用槍托敲着司機棚說：“快開！”馬蹄沒有汽車快，不一會兒就衝出山谷。

唉，誰知道弄巧成拙呢！我們的汽車從清早轉到傍晚，到處咋唬，到處放槍，汽油燒了不少，子彈瞎了很多，連個黃羊影兒也沒見着。後來還走進了兔子窩，成百上千的兔子在汽車前後亂鑽，真晦氣！

汽車在荒草野灘上轉來轉去，怎么也找不見一座蒙古包，看來非在野外露宿不可了。天漸漸黑下來，風越刮越大，這可怎麼辦？

正在萬分焦急的當兒，突然看見在我們前進的路上有一個老头兒，他就像從地底下鑽出來一般，連人帶馬猛然停立在地平綫上。馬兒高高地抬着頭顱，老牧人站在鞍上，伸開雙臂，放開喉嚨大喊：

“站住——”

凸出的顴骨，雪白的掩口鬚鬚，還是清早攔路喊叫“不許可”的那個人。唉，兩次三番，何苦來呢！

可能是司機的手凍麻了，煞車稍微慢了一些，前軚轆險些壓着馬蹄。那馬冷丁向後一退，不得了了，在我們的眼前騰地升起一團雪霧，再看老人和馬竟然踪影皆無。

我們急忙跳下汽車，上前去看，只見眼前橫着一條深

沟，白亮亮的积雪将沟口屯平。不用說，人馬都掉进沟里了，人还騎在鞍上，馬儿被雪粉吞沒，只露着一个脑袋。

看到这种情景，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，若不是老人拦路截車，非把汽車开进沟里摔爛不可！

經過一番忙乱，终于将老牧人和他的坐騎拉出了雪沟。那僧觉得很对不住人家，赶忙上前施礼，溫文尔雅地說：

“咖——賽音白叻<sup>①</sup>！老人家，我們实在感謝……”

老头鼻子一皱，自言自語：“呶——这是哪边的風？”

我連忙說：“老阿爸，我們队长跟您說話呢。”

“呶，我說是那一陣香風把同志們刮来了哎——你們汽車，嗯？四个轆轤，好快噢！咱这笨馬蹄子，就是攆不上……”

老牧人火儿啦，沒別的，說好的吧。那僧陪着笑臉一門几道歉，老头子眼皮儿不撩，一揮手，說：“走！”

汽車嘟嘟嘟，繞过深沟往前开。老头子一瞪眼，吼道：

“往哪开？冻死去呀！？走！回咱們家！”

眼瞅着紅通通的太阳漸漸西下，那光焰也慢慢地变成粉紅色。茫茫雪原让玫瑰色的晚霞一照，刹時間天上地下連成一体，分不清哪是娇艳艳的彩云，哪是白花花的雪粉。

汽車向前飞駛，霞光暗淡下来，万里雪原以它那无比广闊的胸怀拥抱了落日；草原驟然挂上黑幕，眼前的雪崗由鉛灰色变为一团墨黑，什么也瞧不清楚了。

过不了多久，大伙都坐在暖烘烘的蒙古包里了。我順手拿起捂着鼻子、嘴儿的毛巾，哟，好疼！毛巾冻成了冰蛋，嘴

---

① 咖——賽音白叻——是蒙語問好的意思。

唇加厚了一寸，可着鼻子脫下一层皮，和戏台上的三花臉相差无几。

老人的女儿，一个围着紅头巾的姑娘，給我們端来丰盛的晚餐，热腾腾香噴噴，掺着鮮奶和肉絲的片儿湯。老人瞅着我的鼻子，怒气冲冲地說：“吃吧，吃吧，有功啦，哼！”

他这么一說，我們虽然都餓得前心貼后心，也不好意思吃了。那个裹着紅头巾的姑娘噗嗤一笑：“吃吧！阿爸跟你們鬧着玩。这是特为你們做的……他出去找你們，我在家里做飯……”

在我們吃飯的时候，老人又說：“吃飽了，睡觉，嗯？睡足了，回去！打黃羊，不許可！”

姑娘又跟我們解釋說：春天正是黃羊要下羔的季节，一枪打死母子两只，損失很大，猎人們都忌諱在这个时候……

那僧一听这话，連忙大讲抗美援朝的道理，无奈詩人容易激动，一旦感情迸发，就想一口气把所有的話說完，连个“标点符号”都沒有，这样就很难談清事理。但老牧人很快就听明白了，他抹抹掩口銀鬚哈哈大笑：“好啦，你們的两辆汽車能拉多重？一万来斤嗎？嗯？都交給我甘珠尔吧！”

我們很高兴，但却觉得老头子口气太大。又不是到自家園里抓羊，上嘴唇跟下嘴唇一碰，好容易！

大伙吃飽喝足，准备舒舒坦坦睡上一宿美觉。老头儿这时却問：“你們出来打黃羊，准都是神枪手嘍？”

这可是“將”了我們一“軍”。我的枪法实在稀松，刚学放枪的时候，瞄准五十步外的一間小庙还脫了靶，怎么敢叫“神枪手”三字呢。只好把那僧荐举出来，他在部队文工团

工作多年，据說是很有两下子。

甘珠尔老爷子很高兴，拿他那大巴掌重重拍着那僧的肩头，說：“好小子！吩咐他們，套車。走！”

我心里暗想：大天白日还打不着黄羊呢，黑灯瞎火的，这不是胡鬧嗎？唉，沒法子，“套”吧！

司机赶忙架火烤暖了机器，开动了馬达。甘珠尔老头站在車上，他已和司机約好，用拳头捶着司机棚来指示方向。咚咚——向左；咚——咚咚——向右；咚咚咚，不住点的猛擂——就赶快煞車。

車刚开出来，草原驟然变了臉。狂風嚎叫着，把山里洼里的积雪旋上天又抛下地，連車上五百度的聚光灯都显得暗淡无光了。甘珠尔老人仰头看看天，躊躇了半晌，叹口气說：“呸——偏偏赶上这个天道！黄羊都順着風跑远了，嗯？好吧，打点儿自己留下的羊吧！”

我們都大吃一惊，怎么还有自己留下的？……老人不答話，两眼望着前方，怀抱着一杆油光鋥亮的猎枪，不断用拳头敲击着車棚。

天哪！他是怎么啦？竟然煞住車，关上灯，仄耳靜听。草原上風嚎雪舞，能听見什么声音呢！汽車又往前开，爬上一个立陡立陡的梁崗。天上万里彤云，并无星斗；地下积雪盈尺，嚓嚓作响，車灯伸出白瓦瓦的光带，鋥明，雪亮，就像长空上的流星墜到地面。

当此良辰美景，我們的詩人那僧本应当高吟“我爱大地”，但老牧人很煞風景，他将汽車摆弄的摇头晃尾，渾身顫抖，弄得我們骨头架子都要散了，那有心思吟詩呢。

我自尋思今晚上白跑一趟，耳边忽听老牧人喊道：“呸——来菜喽！”

听说有羊，我們立时精神抖擞，荷枪实彈，劍拔弩张。老牧人伸手朝前一指，說：“看！”我瞪大眼睛向前瞻望，只見有手电光大小的两只小紅灯在山洼里晃动。咚咚咚，急敲車棚，汽車猛然煞住了。这次我們看得清清楚楚，前面就跟村庄似的，黑压压，雾沉沉，从每家窗櫺里都透出紅火球似的灯光。看样子，这村庄可能是座落在山坡上，房屋一間比一間高，灯火也是层层叠叠，隱隱約約。

甘珠尔老人威風凜凜，下达命令，他說前边那村庄似的就是黃羊群，灯火样的玩艺就是黃羊眼球的反光。汽車要閉上灯从中間猛冲，冲到近前，猛然开灯，把羊群拦腰截断！

过分的喜欢带来了一陣心跳，大伙都圓睜二目，紧握大枪，身上每根汗毛都是紧张的。司机把灯一关，眼前漆黑，那車就像离了弦的沒羽箭，嗖的一声冲进了羊群。車灯喇的一亮，哎哟哟，只見車前車后全是草白色的黃羊。这些家伙，綽号叫做“草上飞”，跑起来就像在草梢上刮过的一陣清風。它們性格好胜，看見比它跑得快的玩艺儿就不服气，突然間来了这样快的汽車，正是它們的竞赛对手，于是，一个个纵身跳跃，沒命似的往前奔，下决心攆上汽車，并且从車灯前面繞过去，炫耀一番。……

### 甘珠尔变成“活神仙”

这么些羊，我們那里还顾得上瞄准呢？乒乒乓乓一陣乱打，密集的子彈射出枪膛，只能听见微弱的响声：噗、噗、

嘆——就跟滾湯泼雪相似。眼瞅着那黃羊一片一片地往下倒，这下子可干着啦！

甘珠尔在車上直急得跺足捶胸，連連呼喊：“呸——別开枪……冲！把羊冲成几小股……”

我們不听话。可是，眼睜睜看着被枪打倒的羊又都叫大溜羊群挤着走了。有一只羊被打掉了后跨骨，凭着三只腿仍然跑得飞快；当当当！乱枪齐发，又打断了它的前腿，这回可跑不了啦，嗖！另只羊从它身旁一过，两个家伙立时合而为一，越跑越快，轉眼間踪影不見。

黃羊分成几股往斜刺里逃竄。若依着司机的心情，必定尾随着大帮追去，可，甘珠尔憤怒地击着車棚，断然命令：

“追小帮，追小帮！”

聚光灯，車灯，像皎洁的明月光，一群一帮的黃羊像随風飞驰的烏云。既似云影逃开露出月亮，又如素月的清輝驅逐着云影……又是一陣乱枪，又倒下几只黃羊，轉瞬間，烏云被風刮散了，黃羊都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。

停下車来，打扫战場，統計战果。大伙都紛紛报功：那僧說，他的成績最大，打死黃羊十只以上，只多不少；汽車司机說，光前轆轤就压死五六只，还有后轆轤。……忽然我們发觉，追了这么一气黃羊，老牧人竟然是一枪沒开，真怪，他那杆枪里該不会沒有子彈吧！

那僧很慷慨，上前說：“老阿爸，打吧。这黃羊……‘海啦’——”甘珠尔老人摇摇头，两撇雪白鬍子向上翹着，沉臉不乐，不知打哪儿来的那么大火气。悶了半天才倔里倔气地說：“黃羊是‘海’啦！就凭你們这种打法呀，哼！国家制造

出子彈來是听响的嗎？嗯？”

我們瞠目咋舌，不知說啥好。甘珠尔豎起兩個指頭，說：“要愛惜子彈，兩顆一只羊！”

“神槍手”那僧一吐舌頭，剛才那一陣子，頂屬他浪費的子彈多，這陣兒沒法圓場，只好說：“子彈……是瞎啦……可……也打了羊……”他的話還沒落音，司機就大喊大叫：“沒啦！打下的羊一只也沒啦！”

果然不假，雪地平平整整，上面還結了一層硬殼，連羊影兒也見不着。欲待返車去找，大風早把車轍刮平，在這樣四顧茫茫的雪原里找黃羊，真如大海里尋針呵！

我們急得一头汗，甘珠尔老人却哈哈大笑：“小子，上車我給你們找回來吧。”大伙好生喜歡，活蹦亂跳，上了卡車。就是我走在最後，一扳車箱，就疼得怪叫起來：“哟哟哟哟——怎么？我的手指頭不會拐弯啦！”

原來，我一見这么多的黃羊，就興奮得忘了寒冷，順過槍筒連珠炮似地射擊，不一會兒就出了兩手汗。戴着手閂子不方便，索性脫下來甩在一邊……激烈的“戰鬥”過去了，不知什麼時候，把手指頭凍成了硬棒棒。

老牧人急急跳下車來，捉住我的雙手插進雪堆里，然後從懷中取出酒瓶，將燒酒倒進掌心輕輕地揉搓。這時候，只疼得我呲牙咧嘴，嗷嗷直叫，老想把手掌拿開；誰知甘珠尔的手就跟老虎鉗子一般，任憑我用盡力氣，也休想抽出手來。約莫擦得血脈活動了，老阿爸敞開皮袍大襟，將我的雙手塞到他的胸懷里，笑嘻嘻地說：“小子，疼就好。嗯？不疼，明天就該掉嘍！”

我的手掌貼着老阿爸那溫暖的胸口，真切地感覺到他的心音跳動。噦！噦！噦！仿佛那誠實的、勞動牧人的血，通過手掌流遍我的周身，在我的血管里激蕩！

剛才汽車從山崗往下猛沖時，我們只顧盯着黃羊，並沒有細看路徑。這次往回一倒車，就吓得我們頭髮直豎，心肝提到了喉嚨。原來在這個山洼里到處都是隆起的石堆，儼如海中的暗礁一般。剛才汽車追黃羊時開得飛快，一旦碰到石堆上，粉身碎骨，必死無活！多虧這位老向导，竟然指揮得沒有絲毫差誤，否則……那真不堪設想了。

汽車像游動在水里的魚兒，搖頭擺尾，順浪逐波，躲過暗礁，閃開激流，從從容容地向前游去。甬看沒有車轍，汽車完全是順着來時的路徑行進，一邊走一邊撿起我們打住的黃羊。

黃羊的生命力頗為頑強，那些受傷沒死的，勁兒很大；你去捉它的双腿，一不小心，就會被它蹬個斤斗。有的羊看來已經沒氣兒了，不知怎麼又蘇醒過來，跳下汽車，撒腿就跑。自然，它是跑不掉的，甘珠爾這時不慌不忙地打懷里摸出一顆子彈推上槍膛，略一抬手，當！把黃羊打了個蛋朝天。

我們抱住老人直叫好，稱贊他彈不虛發。老头子抹抹鬍鬚，說：“蒸熟的鴨子到嘴的肉，噯？還能让它飛了？”

我們一共找到了六十多只羊。大伙又唱又跳，從來沒有這樣高興過。那僧很知足，說是丟掉一些羊沒啥，駱駝的鞍子再小也能做三個馱廬。誰料老甘珠爾竟將鬍子一嘖：“咄！要想上山采藥，就得先補好鞋底。不會放槍，怎麼能出來打獵！噯？”



天近午夜，我們想高唱凱歌，浩浩蕩蕩地回家去，可甘珠尔老头子說对不起志願軍，大馬金刀地开出兩輛汽車，摆了个空架子！

然而，羊都沒影了，到哪儿找去呢？老人皺皺鼻子，說：“開——。”汽車又向前開動了，走走停停，拐弯抹角，不知走出多远，又來到了另一個山洼。甘珠尔一揮手，說：“彀——來菜啦！你們听，‘噉——噉’，黃羊叫喚呢！”

我們心里納悶，這老阿爸豈不是活神仙嗎？他怎么知道黃羊跑到這個地方？難道是“千里眼”、“順風耳”，隔山隔海能听出極細微的聲音？离着四十里地能看見蚊子喘氣？

### 一場爭論

果然不假，又是一群黃羊暴露在我們的燈光之前，從它們那惶惑不安的樣子看來，確實是被我們剛才打散的那群羊。驚弓之鳥，見着燈光就逃，沒有攆汽車的勇氣了。

大伙乐得直蹦，端起快枪，准备过瘾。不料，迎面开来了几辆汽車，作迂迴包围的形状，將黃羊群团团围住。黃羊是我們攆來的，又在我們的燈光之下，射程之內，不用說，只有我們打的，沒他們的份兒。依着領隊那僧的意思，关了車灯往前冲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猎取黃羊要紧。可是，甘珠尔当机立断，他让司机給对方打了两明两暗的灯号，表示不打，让啦！司机很不情願，我們也急躁暴跳，乱嚷嚷一气。甘珠尔一声不吭，重重敲着車棚，向左，向左，向左……我們的汽車迅速退出了“陣地”。

隱約地听到一陣噼噼叭叭的枪声，估計对方是得手了。